皇明史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八

臣朱國禎輯

副都御史韓公

公名宜可字伯時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臺御史辟爲掾不應　國初以歲貢薦授本縣教諭轉楚府録事洪武十年拜御史持風紀甚振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塗節侍坐方宴語直前長跪出彈文劾三人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謝天下　上怒曰彼皆藎臣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獄尋出之三人釋不問然　上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時重外臺之選擢江西按

察僉事方中都役作凡官吏有罪皆以上悉輸錢上言
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
小而施舍之今罪不問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
殆矣乞分論合律從之十三年寧等皆坐死籍家　上
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獨不受且以爲非聖人舊
典即疏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
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違濫不可
則罰及妻子何居豈以夫榮享其樂既犯當坐罰　陛
下一怒而羣臣家屬不問罪之大小皆不能保恐非
聖明所宜有　上是之著爲令後坐事將刑止天助怨

震[illegible]遐畝　上驚曰非枉此人[illegible]　[illegible]息養免上封事

一[illegible]有報可來發罷歸[illegible]行取[illegible]鎮山大江文

謝[illegible]詔堯舜禹湯傳賢論學稱　旨除山西布

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二十三年編修陳性學薦起

雲南參政尋歷左副都御史以鋤奸頤忠爲已任百僚

[illegible]肅未幾卒官時大星隕地櫪馬皆驚以爲公之應云

生平峭[illegible]可畏而緣情邢法要歸乎恕　上爲霽威者

屢矣

僉都御史嚴公

公名德明吳人洪武中拜左僉都御史視篆以疾求歸上怒謫戍南丹刺字於面後得代還居於郡城之樂橋布衣徒步日齊民當然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謫征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直指李立逮至官李坐堂上公跽陳云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夫豈不曉三尺而俾然若此李問何年在臺公云老子於洪武時曾為臺長今都察院堂板榜所稱嚴德明是也李大驚急持起延入後堂問舊事歡洽竟日次日往訪則已先期擔一囊走遠村徒空屋兩三間無可覓矣文

之復歸樂橋同鄉御史繆讓延教授李綺飲侍公陪席
公時貧甚頭戴小帽已弊用雜布補綴綺易之問曰老
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綺大驚拜諸羣
因避下坐公曰先時國法甚嚴吳中仕者無一人得保
首領余固不食之頑藥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
手稱曰　聖恩聖恩

侍郎同知劉公　胡茹達

公名敏字　河間府肅寧縣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于家而後入莅事妻織蘆葦簾以養母人或瞰亡以青磁瓦器遺其家者懸于梁俟其人復來竟還之及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沒官女歸于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事母子之事何預他人及奸雄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識府與茹連　連新淦人明經學領洪武丙子鄉貢初爲齊府奉祠副改江安丞起爲刑部員外郎出知長沙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肉數觔然皆仰給公廩之入未嘗取於民嚴介自持不受私托有與連同鄉者爲令客京邸連訪之令置酒在坐相談謔夸其器用之美連艴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

衣起神金杯而去且云吾將罰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入對　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日食米爲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然　特爲　上所知十二郡中一時仕者連廉聲獨著云

仲撫二部侍郎勤于其職十三年改刑部詳獄明允賜以誥有善治國者必擇仁人治刑期于無刑之語十四年出爲徽州府同知尋卒于官

參政彭公　附吳印

公名通字萬里南海縣人少孤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敎授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　上親問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遜爲勿如聘　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寘左右俾應制公詩思敏給　上稱之賞賜頒宋濂醉學士賡和之列九年與方徵等十六人偕轉御史巡京郡薦達賢能掊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以金帛賂力辭不可遂欲　上聞乃已陞山西參政廉出河東運司官匿美貨寘於法賜賚鐵旗之

吳印　印孟人有學識洞貫今古元末爲鍾山寺僧　上命與宗泐皆命蓄髮欲官之宗泐辭印受官遂爲

山東布政使父之徙雲南又徙陝西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求臣民言過失卬上封事特稱上意手詔曰朕思治惡得讜論厭集聞周文王起磻溪之釣與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朕有天下九年律施令布推務人安聞有不迪教而麗法欲盡治之又恐身終者衆始綏刑章俾之力役頃者天變於上此必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數露所懷面陳固許雖可否相半詳不忠于朕特諭卿卿夙夜如斯令名不朽卬以偕故其封事世不傳然遇合上心如此卬有兄本傳也昭亦爲瑞建布政使上疏言事詔書亦褒美之官方伯以材辯受上知嘗請殺僉事張丁其家人構肆諸稱臬事之唯謹偶以事于直數其罪且斥辱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爲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爲政不事纖察然所舉剌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

僉事劉公

公名仕貆字伯貞安福人祖聖功父閈閈兄閈沔陽大守弟閎武昌學正閶石門令俱春秋應舉閈獨不仕惟著述爲吉袁諸學賓生公紅巾亂據安福公以元臣不從將屠其家母張夫人率羣女婦自沉茨潭獨公被去諸之知寇首先吏于沔陽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遂得釋　皇明定天下公以門地自負爲倔強者所忌致諸役見辱于邑丞張藏[illegible]益奮于學字其齋曰悠然學徒日衆洪武十五年應賢良舉策以求賢圖治安生民之道條對大要曰取人自古爲難取之以貌則美其

峇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于學者或才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踈于務者或心術之多乖察之以言則佞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况今郡縣又外五者惟求庸祿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寛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而欲望致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以爲任一人第衆人之優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別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較歲貢生宜令學官察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其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察之鄉里郡守覆之縣

令其果行藴滌清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錄以為積每失人則紀以為過積多來者有陟過多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警其奸壓則内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矣 上是其言欲置近侍會增設風憲分察郡邑廣東僉事隸以瓊崖諸州縣其地海外新附難治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伸冤抑蠲逋稅大得民和先是分司蒞瓊瓊人輒致水土奇物為贄受則喜以為無疑忌得相安不受則懼且受禍行毒蠱去之公一出誠心拒却終不能為害也張禧時為瓊山丞謁見大慙怖遇之如

常未幾　朝議復省此官坐法貶者甚多公亦落爲河
泊使洪武二十三年遭風擁舟以沒其同官張仕祥在
側乞于官葬之殤磯年五十八有慜然集十卷

御史司獄王公 附葉伯巨 周敬心 鄭士利 鄭廉

公名敏字進德台州寧海人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一見奇愛之爲諸生有同舍生能文往叩之其人以年少固靳不以告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狎其所爲事無欲異恆人家貧好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讀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獨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開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遂去後學今[illegible][illegible]輕薄士目攝相求不

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欬步即皆畏避之洪武中
貢入京師試高等時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　陸見
以行得太原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
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縱橫奴視吏民不為禮公獨
以禮自約束如平時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
媢犯藩鎮主將若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
使婦人偏室酒酣內其中鎖門以去入見婦人大呼
門敗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後徵分教諸生還京
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
緡公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受者諸生罪發皆

死公獨得免奉　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

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公坐舟中不

顧曰王事君命也生死天命也秪君命以俟天何以陸

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公所部舟獨無虞拜御史

尋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

卒于家年三十一　公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

于人而居家孝友蘊德爲燕府紀善歸事之終身不懈

弟濟能文章謹操守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兄及叢伯

巨鄭居升郭濟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

濟亦言事後以他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肯下人至言

公皆曰謝勿如也金華胡翰先生高介嘗與宋景濂論
獨行事自言于衞得一人曰汪琟汪故嘗任斥不用敕
衣縕服卒以窮死然其議論犖犖不少貶而公亦喜琟
爲人益其持操如此

葉公

葉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
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先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
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
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太學未久詔諸生
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進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

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夷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制久其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

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跨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漢晉之轍可爲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致奏詔繫刑曹久之瘐死獄中

鄭公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記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剛直有

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府方役民運鹽給軍獨草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不爲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較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作御史臺掾吏以此脫之繫獄　天子方怒甚以爲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上　上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

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　詔假公言私者治
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
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吾死不
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
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
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策
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
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
誠不可懸斷須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部六
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

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月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

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
禍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
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
問何爲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
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
如何耳且吾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
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史氏曰 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治兵
州其子犯酒禁手殺之曰寧胡大海反吾號令不可

遊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諉之者有可全
乎擬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　高皇深惡舊習事無小
大必經奏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旨一發勢在必誅于
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
永革嘗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
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誠爲正論然　高皇起徒步成
混一精兵良將滿天下假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
且爲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瞻警奸人窺
伺之志即如　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臣之
相一恒人知之以　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且四十年

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頗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徐序為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　文皇于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　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語宛然　文皇遠矚上叅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于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矣乃若升之言既不足仰窺　聖意齊黃之議削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為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

漢高淵略年不甚永晚征黥布傷且困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　高皇度越千古為社稷蒼生計反奢於制而兆之釁乎總前後論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區之中絕之四尺之外囷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宿飽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祖制然乎哉　祖制然乎哉

郭公

郭公名濟字士淵寧海人少穎異伉爽從里師讀書易悟若素熟為詩有奇語洪武九年以才貢入京師上書論急務召對忤　旨令入太學自悔年少妄語閉齋取

學士藏書恣讀文章贍美可喜同輩咸下之氣高自負
痛飲縱筆疾書飛動爲人所寳名振一時太史宋景濂
浚奇之母憂服除仍入太學與學官語不合爲所搆洪
武十五年抵罪死年三十三無子　上後知其枉悔之
曰壞我好秀才治學官甚慘與葉伯巨同時同里伯巨
年差長先下獄死亦無子

周公

周公名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訪求曉歷
數善知來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
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

尚矣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
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
陛下若効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

耶臣又聞 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
如爲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知璽何始哉聞楚
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
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
道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
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塘反潞王從珂携傳國
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
爲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眞言故乃止女眞之
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
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

聖仁爲之寶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
陛下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
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
之大寶而求漢唐宋之小寶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
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于滅絕漢
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淵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
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
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臧
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
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登夫豈無故

臣又聞明主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居槩侮罔其職事而賞賜無藝厚歛窮民不厭聚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　上納其言

給事中知府方公

公名徵字可久莆田人洪武六年進士選入武英殿授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志節奇偉　上每有諮訪即以實對或觸怒顏不變甚信任之一日晚朝趍顧徵問知有毋在次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歸省嘗侍游後苑聯句有詩和酧學士歌改御史奉　旨廣西山東公幹陞懷慶知府府因星變首言風憲官以激屬揚清為職今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為優劣故不問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錢此大患也又言　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

政安然山東叅政朱芾俱有空印反匿布政何以示勸懲哉　上諭安然率東海軍民內附失芾乃鄉里舊人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侵贓罰者何官即具實以聞徵言如河南僉事彭京不坐被告知事于覲而逼令招贓舉人出金二十兩銀一百兩代納此臣所知者坐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遂至京卒年三十二懷慶列祀名宦

太守方公　胡公　王公　王公　高公

郎公　蘇公　芮公

方公名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學宗考亭研究至忘寢食喟然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元季亂隱山谷中辟穀採松栢以食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康衢諭天下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平聽詣府自言禁諱卒所問引者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聘賢者為師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有頹圯者撤浮居氏或新或葺所在煥然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墾閑田

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
科繇民益惰且散公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
定簿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觀差
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暮轉戍衣于燕時令役民舟
者有詐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
十八九民請以舟儎役公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
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役兵築指
揮使橫甚五六月間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往即工公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
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祖跣徧禱群祠涕泣臥祠下

朝大雨違二歲凡三禱皆應皆大熟五年帝境蝗公聞卽省愆躬食稽首籲天迫夜聞空中甍甍聲覩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皆治小事論遣不留案牘庭獄𦁠轕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與民期月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前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廷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

郯坰如承平之世諸壇壝修舉民不知勞郡故以華用
時榿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
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
吏索權彌叢集于前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
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
千疏河以軍法申督公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
尺而去其爲政以風俗爲急德化爲本郡最頑獷民孚
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
不喜近名常自諱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
也府庭不陳極楚懸諸榜楹間示無刑罰六歲績最錫

燕賞還郡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須用卿尋爲蜀吏程貢所搆誣詔楊御史廉按楊與程有舊恐程坐誣得罪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孫上書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歿年五十一公孝友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犢鴈侑書力却去而待人最有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佽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且久延共食會飲辭投案大訴去禮待之益恭及酒

解來謝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為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作朱太史以為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胡公

胡公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吉水人受學同郡龍原同吳華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妻以女　皇朝兵初下吉安新淦寇猝至民陷于脅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恚將蓋殺之公走謁言從寇非民所欲殺之且失人心皆得免洪武三年應詔集京師尚書考最上者十八人公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　上喜曰唐太宗一

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于一己哉皆以爲御史
即燕影宴數陳時事嘗上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累數
千言未幾　朝廷得廣西簡近臣往治　上曰前上書
胡御史其人達大體可遣授廣西僉事問察民瘼遇[illegible]
法者多爲哀矜時尋适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公獨曰法
貴持平卒不爲變每三四覆訊曰是欲其死無憾也融
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修
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兵興堰壞議
修者衆請伐石鋼鐵費多難成公曰土木可固豈必鐵
石哉請之不得罔請乃聞于　朝從之即以委焉初議

用萬人公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綠窒堰岸江水乃復又修堋口諸堰成都各郡田悉資灌溉民大利之初堰㕓井泉隨竭民出負汲十數里甚以為苦堰成井飲亦復教民務學民益知公之愛已也莫不聽服居三歲流亡盡歸覩初至增數倍收瘞白骨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庭有枯槐數十株復榮三年陞延平知府歷事側有淫祠數為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命毀祠更作室其上昔之妖頓熄益修飭學校獎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俯期年百廢具舉民皆敬信忽得疾數日猶視事

不數先日有大星墜舍至是復然其日沒于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五郡人爲罷市奔哭如所親二子長曰直次曰廣大學士

王公

王公名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辯長于應對 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洪武十九年授蘇州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憚之如神有猾吏錢英累撓前長官莫敢誰何廉得實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内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 上嘉歎遣行人齎勑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逋無所

出部使者督之甚急爲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
量出貲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逋乃得完　朝廷
高其能榜諭天下勵怠政者姑蘇賢守前有李亨魏觀
後有姚善況鍾皆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
思之並祀學宮

王公

公名興福臨州人元至正丙午　上命興福守嶽有
善政遷知杭州時杭初附人心恂恂未安興福明於大
體撫輯多方寬簡不苛大慰民望吳元年四月不雨至
六月興福致禱立應歲獲有年洪武二年肇建山川壇

於鳳凰山麓禋祀中節秩滿　召還父老遮留慰諭遣
之曰予匪能惠爾乃爾能奉法遵約束爾　上聞而嘉
之陟吏部尚書三年坐事左遷西安知府

高公

高公名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魁偉語音若雷才識明敏
慨然有遠志　國初以薦授四川安遠知縣惠政多百
姓感頌至爲謠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
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考績以他故下獄
安遠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上知其賢赦復
職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禮部筵宴賜舉天

下廉官數人斗南在其中語具彰善榜聖政記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府治如安遠居數年衰老乞閑上疏薦子恂自代　上允之優賚以歸年七十卒

郎公

郎公名敏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九年陞饒州知府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兵至饒敏驚曰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既至見民皆耕牧如常府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搆

獲賞敍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一如其言于是各以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言者

蘇公

蘇公名恭讓薊州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豈弟慎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密近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　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

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民言
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芮公

芮公名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台州知
府明于治體吏民畏服嘗註誤被逮父老泣送境外交
遺之金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授建寧知府歲饑發
廪賑恤又勸富民分粟貸之民賴以濟郡有上下關衛
以兵戍守倚爲姦利商旅苦之疏其弊以聞罷戍更置
巡檢司作新廟學及朱文公祠考亭書院服則親詣學
與諸生論說經史政化大行秩滿赴京疾卒麟爲政寬

簡有古循吏風且好學不倦尤善楷書文亦卒于郡舍

民不能歸民爭出錢賻之

參議王公

公名溥字士淵桂林人進士洪武二十六年爲廣東參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止之有奉部撒采徵船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民苦之溥親臨採閱十取八九先是起運俱由海道風水漂沒民不勝困公自臨使嶺徧觀險易命有司鑿石塡淵修葺橋道故民[illegible]車運之民賴爲逸是慶賀俱設筵宴悉罷之時兵起無糧無籍軍都司恣[illegible]甚亟公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槩起取賦稅從何出耶遂奏聞 上是之停取餘皆復免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送以布

衣第至告其實公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愼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卽命還之隨遣弟歸及奏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食饌爲胥吏龐庸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寮屬餽贐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卒年三十六廣人惜之

同知羅公

公名性字子理以字行泰和人少孤貧自奮于學博記精思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戶未嘗言海桑陳心吾嘗稱公及楊子淵有水玉之拱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邸先聘性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爲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試明年勑免會試授德安同知先有寇號總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發郡守扱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總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

一囊詰府言精李實死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曰一歲曰始死時忌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皤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也暫而逐之恐出所繫諭之與爲期十月得精李即釋爲良民衆叩頭願盡力乃悉縱之七月精李至庭下前繫者皆勞而遣之方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狩無所辦居第後治蔬圃繁然有聲得舊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餘者皆入官庫爲政以寬恕爲本推獄吏無所假吏劉仁益官麥遠治逃去誣訢于僉事朱逢吉將就鞫叅政陶凱吳雲曰十七府之賢守裁

三人耳（岳州馬汧陽說）安可任其事得白仁始正罪在郡四年
關郃府皆性總之秩滿詣京師舉擢用轉木渠軍衣爲
陝寧所劾論戍西安旣至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于
塞護太常　寄于人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
時關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
吾作所讀書族幾羅先生之命文章切實淺厚詩宗漢
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揚文貞少孤
依以居受其教育爲作傳于錄寄其子賓識曾孫琛別
有傳

員外郎通判楊公

公名卓字自立一字子淵南昌人父覲山先生篤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卓傳家學從永豐劉于先生學春秋甚邃博記精思于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江西鄉試第七明年會試第三廷對二甲第一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禮部主事數月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卓儀度魁偉整肅家貧清修苦志確不可拔而爲政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在廣東時有同叅政者背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避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

婦人怒罵即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
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
屬公署府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艴
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鞫列庭下視其色聽其
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周始歎服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觀持說主之累歲不決公至悉
屏私親獨召兄弟兩人曉譬深切皆感悟相讓卒歸于
弟歷官皆繁劇弱蒞勤敏未嘗有滯事賓出西歸輙閉
公秉燭讀書卒夜盡二鼓罷官家居號其室曰退庵杜
門惟經籍研覃足跡動浹旬不出戶嚴交友不苟許可

獨與從兄益氏羅姓鄧尚莽合甚篤世稱揚羅鄧初皆
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纔今有一行非其
學將何顏復見後羅爲德安府同知鄧爲四川鹽運經
歷冰蘗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公有冰清
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
者其法鍾王有集若干卷

知州任公

公名勉字延思松江人洪武甲戌進士授鄱陽令當府賢令得五人公與焉滿九載陞知瀘州移守饒州府以前守在改同知薦爲福建叅政入爲右府經歷考察南直官吏出知徽州府以事謫滄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母憂起知睢州年近七十歳歸卒年八十九初宰鄱陽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于廳壁訪德學民所信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去處之有私匿名文于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勿使壞後匿者愧悔潛自毀去暇則坐學宮與諸生講解如嚴師鄉邑疑獄

每每檄往得釋居粥錢文通與陸潤王兢同學索所爲
文覽之曰錢必大顯日引諸孫授經史被野服課僮耕
種與知者　今古事猶言論侃侃如壯夫資稟豐偉長
身玉立言　弗苟趣然負出羣志年雖耄而不衰　國
初法嚴受郡縣之官得全歸者甚少而公爵祿亦優又
以高壽考終葢不多見也著有蔽菴集若干卷

知州盧公　子彭祖　彭祖孫瓚
　　　　　弟熙　熙子克穎

公名熊字公武先武寧人宋季徙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讀書有志行門人私謚貞孝先生熊元季為吳縣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赴京母卒歸起為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凋弊甚適太師李善長督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譌謬忤　旨竟因此得罪少與弟熙皆從楊維楨遊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蜩戞幽石門清

溪等集別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世譜總若干卷子彭
祖字長嬰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
事坐事謫阜城爲民尋徵詣行在寇帶聽用疾卒彭祖
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主所至政事赫赫
亦有父風彭祖孫瑛字克修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
事博學善書尤工畫竹

熙公

熙字公贊洪武四年薦授睢州同知明年行守事一意
與民休息適御史搜訪舊軍籍睢民嘗充者近千人檄
熙詢慰熙召民自實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

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

熙曰吾一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軍

籍盡此追之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請以克役御史怒

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

官爲具斂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

却其得民心如此熙爲人雅飭信厚博涉經史亦善筆

札子克顒字次夔文學得於家傳而制行尤高以能書

薦將官之會世父熊死歸葬誓不復仕克顒子儒字爲

巳博學能文抱負甚高亦以薦官中書舍人

知州吳公

公名履字德基蘭谿人父景奎業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遊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知也履少從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後遊磊落長通諸史文宗悉囿有奇氣最好書尤工行草元季教授鄉里　國朝取婺令曹公為浙東行省左丞聘主郡學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椽稱疾辭有司舉于朝為南康丞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易之公默默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擿一縣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稱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

大姓坐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奸民王璦輝仇里豪羅王成執其家人皆辱之王成兄子王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奪家人歸且縛璦輝連道箠至家復解衣撻之殆死乃釋去璦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公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璦輝語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賊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法固止于毆不得過也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正法汝悔何及輝久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

命乃捕操箠者四人于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

對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

弘成願有所上獻皆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

至都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追及命卒笞不肯伏

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

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賊獲六七人下獄局鑰甚嚴卒冊

往捕未返鄉民大駭公計民無罪自出巡獄比卒釋之

卒以宅辭解公徙獄門遮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

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懟我

至是公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

于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懸即以獄付之始得解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隈民惟之以爲神至奔走祠祀公罪神巫殺其主江中乃熄爲丞六年陞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甚衆其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斜民爲兵旣盡降爲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倚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後檄旁縣兵且集召公計事公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討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侯曰令言是吾且徐之公乃屏吏卒步至山

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公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虀粉是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公得情故寬之曰俊原或未須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公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公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

沙邵令造戎衣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職劉某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公獨戒民勿償守怒問狀曰民貧不欺周爲可責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除民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并上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於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官從其言公與民計羊牛後

行死痢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
賑死二千里皆破家雖獨得完他日受命役千人部送
鄰縣牛公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
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肯往上官怒居
之自如久乃得解先後爲吏十五年不求威名以愛民
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而直之解釋其怒乃已不忍置
民于獄獄爲之空凡上官教下所需于民不務速辦稍
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踊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民樂
其簡易更感激爭先居二年會以雖爲縣召還離民遮
門抱其足泣拜送之脫其隻履事之至京師謝事歸其

友宋學士亦致仕將歸所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公曰
唯何以教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
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公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愼無出戶
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此矣一　如其戒君
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通判詹公

公名俊字用章當塗人幼好學受易于陶安洪武四年徵授磁州同知賜冠服銀帶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入字揭坐隅自勵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俊勞來安輯勸督耕桑興學選師明飭教令有訴掘地得藏金爲衆所奪俊立衆于庭諭以義利衆竦然悉還之民懷金來謝拒曰我惡衆昧義趣利乃躬自營利邪愧餉潼關天寒車牛多斃額虧解所服銀帶易粟代輸民歸製帶償謝曰吾得紓民憂何愛一帶不受隣縣歲蝗自爲文呼天以告蝗遂出境嘗旱作歌以自責大雨即至三年陞

汝寧通判嘗洽廨舍役夫得窖錢以内俊俊曰此汝所
得何與吾事悉畀之洪武九年以疾告歸磁州之民遮
道登舟挽留涕泣不忍別道經新蔡卒遂葬龍潭之側
年四十四

按察使附公　陶公

公名贇字從禮郁壘人性果敢有才畧洪武初以元故官赴京授英山縣主簿時陳友諒餘孽王玉兒者妖言惑衆為亂贇集民兵捕之擒玉兒并其黨與數百人獲僞印器仗俱送京師　上召見賜宴勞之加賚白金五百兩綺帛各八疋陞知縣縣民有為虎害者移文于城隍之神虎死于民被害所斬其首懸之城隍廟門虎患遂息陞通判袁州政節而事治流民歸業田野墾闢鄉人德之立碑以紀善政洪武十二年閏五月陞廣東按察使

陶公

陶公名垕仲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緣爲奸垕仲坐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所入多分親戚及貧寠者自奉儉薄脫粟菜羹而已其清介類如此是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垕仲劾之大方反噬俱逮至京事既得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辭公不去地無皮十八年正月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以故官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

至於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
位司寇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
處實戴生成　詔許之未幾卒于官

侍郎藺公

藺公名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節概讀書通古今重義氣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寛厚廉潔刻苦夫鮮禮賢愛民民甚戴之已召改重慶民更思慕歎息曰賢侯去誰能繼者已而芳至持重得大體明習吏事聞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宋季有妄言欽治當開坐誣抵罪至是無賴子踵其說聞于　朝遣官押其人覆視父老羣訴其罔芳惻然顧告者問之慄不能對父老又言其人罪惡積累皆應坐死益惴惴懼芳曰

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卽叩頭吐實
言素貧妄意覬鄉人爲此死罪死罪太守何以生之芳
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銀冶事而未及
詳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未嘗有卽不實
廿受鈇質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芳曰有
罪請獨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連署焉　上得奏
曰吾固意奸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于率意
亦不罪芳自奉儉約日常疏食被服無紈綺事母極孝
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譲
之芳謹受教不違後爲工部主事浚河南河渠凡所經

郡縣民情吏治有未便者輒疏以聞陞本部侍郎疾卒

吉安自芳去其民稱賢守必曰朱蘭朱前云

王府顧公　同知爾公

公名光遠嘉定人元末辟爲京口椽　太祖下江南京口首納款公預有力從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餉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鋤菅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即今泰和縣也前守吳去疾（去疾安良人勤敏壹心民事衆樂之稱一督于云）有能名以民好訟告于公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公自爲書榜縣紙長數丈辭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者十二又刑凡訟者至譙門上思三日然後來訴思不三日去者過半乃擇

吏純謹者一人實籌受詞訟而勾稽其始末民讙負冤也無爲疏理願悔自止者聽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其精敏無敢舞文病民時禁民私畜兵器虎患不能制禱于公爲牒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祖母憂去　闋除命留翰林議緝　大明律律成復命監造天下均工閱繇已而還服喪未幾起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詿誤逮繫疾卒臨卒爲詩擊闡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性澹泊不尚修靡所居屏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衣食取具而已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所至號令既明而

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
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旅境翁詩數
卷遂以題之

禄公名明德字志學保昌人性至孝洪武中以太學生
歷丞分宜龍陽海寧三邑所至皆有政績累遷寧國知
府化民以德不尚刑罰郡有累年逋賦不督自完後坐
累逮至京左遷刑部主事未幾出判郛典抑强扶弱興
利除害士民德之景泰中廣東布政使梓陽行部至雄
嘖嘖稱賢拜遺像而祭之今祀寧國名宦祠

知縣道公　周公　歐陽公　主簿徐公

道公名同河間人先襲祖族也洪武三年以才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屈時有土豪數十人遊鬬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以令衆諸豪詣亮祖求舒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

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縣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笞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 上方委亮祖兵事又深惡梗者即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 上始悟以其職卑而敢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同已先死邑民悼惜之 上亦銜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

同日徐公亦效承嘉侯聊笞之乃已同死後縣吏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為神云

周公

周公名德成雷州人父正欽州路判官德成隨侍家法嶄然惟攻苦讀書洪武十三年為税務大使及遞運官十七年令官未入品者得以明經舉張友直薦之歷休寧知縣晨興秉燭視事嚴信牌之禁革和買之令每里繪圖戶口賦稅悉疏其上分稅役為三等九甲周而復始無田者聚之以丁丁一歲備止五日恒曰官無藝用則民無妄費故莅以儉且身先之察遊食病民者二十

七人痛繩逐出境外奸盜屏跡清軍籍嚴覆長事至立
決請謁不行衛卒丁鬻兒搭殺小旗屢鞫不屈移委會
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族表節義清
理寃抑他如擗剮牛舌之人斥異姓誣賊之累不可悉
舉在任七年旁累赴逮法曹父老以家口保無地迄得
宥還二十二年秋滿當調耆民遮舉再任府官嫉之誣
以罪公亦上其奸弊事府覈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
以軍事錯逆而取至兵曹父老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
以病卒于客邸邑民皆慟哭罷市擇地葬邑之城南相
率買田宅為之代耕輸稅養其妻子終身

歐陽公

歐陽公名銘字日新一字仲元泰和人家貧力學嘗遊清節書院與諸儒講論切磋由是博通經史元末兵亂當鄉試不果上欲授里中 太祖徵賢才首薦赴京丙午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八公至郎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還本土勞來安集出于至誠流移四歸邑漸完復民有繼母告不孝者察其民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縣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漆出以市之政暇即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觀耕

褒賞勤戒脩一縣藏如父母甫二歲陞臨淄知縣治一年民稍給足公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民不知教禮無所托也即興學較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于詩書俎豆之間皆欣然從之初來臨淄時常將軍過焉兵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讙動一市公呵止不服因笞而遣之即往見將軍白其事軍較有先告者且云縣令太辱將軍既至詰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笞邪其雖不賢亦知名分其敢他有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不守禁約而謝公使去由是一境晏然無敢譁者未幾徐大將

軍至軍較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
犯公亦迎送有禮自大將軍以下皆賢公所爲臨淄古
大縣俗喜吝詐經亂益難治公廉靜平恕上下化服即
鄰縣亦聞以濯濯東土之民無不樂業洪武四年入覲
卒公丰儀秀整天性寬厚樂易有仁人長者風平生不
妄交遊非儒紳君子不接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者沒
已五十年外孫王文端立從楊州進士趙禮及楊之豪
俠士張彥剛間得其事迹而傳之

徐公

徐公名均太學生洪武戊午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

春故春州也瘴癘巖險聞者惴慄每使者嘗按行託故
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至受順指少忤觸
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稱載去矣均廉卿之至縣
吏白應往覲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役白此洞主老病
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且屠
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
已匍伏熟視諭遣之即伺其語有異而府符下逮遂繫
之獄均曰是其黨必且來劫戒吏士操鼓角梱其私衙
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鬨
之指揮莫敢前詰朝舁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枚致餽皆

黄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脫歸數致前所餽均弗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面均丁母憂去

典史青公

公名文勝字質夫夔州大寧人仕爲龍陽典史公勤幹民疾苦龍陽故濱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年徵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鞭扑催敲者相踵公至歲大祲無以輸供億疏入以身請不報再疏再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生死等耳明主可以赤心悟也乃擊登聞

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　高皇帝矜其為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以為額邑人數祠之扁曰愍烈年三十三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曰孟宗者為舉人凡列名學宮者皆其後也

縣丞廖公

公名欽字敬先吉陽縣人自少蒞學明毛詩於易書春秋通其義洪武三年設科取士與弟敬存具薦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内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内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以縣入助民為費會税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税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為言曰民貧矣急之則不可得盡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欽欽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

保無他民素信欽皆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錢足公私不擾欽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之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絶於道民曰微我公我其得免乎八年秩滿調吳江丞素繁劇難治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為水所齧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為之修築期甚迫同寮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欽獨怡然自任即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喻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秩滿既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

文典守者指以誣欽亦不辯遂受謫役作咸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爲助役旣而釋歸杜門教[illegible]子鄉人無賴子構詞以誣欽兄弟俱逮獄欽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淪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欽曰兄可以登弟弟不能撼兄乃相讓于訟庭主者惻然感動由是兄弟獲免欽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嘗經河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欽紿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之乃羅拜於前欽不能隱遂持酒殽相慰藉明日各持縑狀遺之須臾裒數百匹欽辭不受民曰父

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矚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欽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